



草原的儿子

孟左恭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A O Y U A N D E E R Z I

草原的儿子

孟左恭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蒙古族少年阿尤勒和他的爸爸、媽媽，都是反动王爷加桑的半奴隶，終年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阿尤勒在黑西格老人和解放軍偵察排長于忠祥的启发教育下，成长起来。

王爷和国民党匪帮的团长朱胡子勾結起来，无恶不作，人們的生活更加困苦；阿尤勒的爸爸終于逃出了王爷的魔掌，当了解放軍。解放軍的于叔叔不幸被捕，阿尤勒夜闖王爷府去搭救他。后来阿尤勒的媽媽也被反动王爷杀死了。

解放軍的一支队伍被包围了，阿尤勒机智、勇敢地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夺馬飞奔营部报信。部队开过来，消灭了敌人，阿尤勒也和爸爸会面了。从此，阿尤勒当了解放軍的小騎兵，和大家一起冲锋陷陣，大家都叫他：草原的儿子！

插图：邢 璉 陈兆复

草原的儿子

孟左恭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3 5/8 插頁 1 字数 73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~76,000

目 录

一、苦难的草原	1
二、达纳河边	16
三、叛变的奴隶	27
四、白骨滩外	38
五、匕首和红星	54
六、劫牢	66
七、那达慕	89
八、草原的儿子.....	103



一、苦难的草原

夏天，草原上忽然起了風，这風就像一匹沒有馴服的野馬，把一切都卷在里面。風沙怒吼着、吹打着，整个大地像要翻轉过来似的。蒙古包的毡布被風吹跑了，人們只觉得一陣寒凉，包里立时覆上一层沙土。任你騎着最快的儿馬，順風跑上三五十里，也休想撿回一块破毡片。在这風暴中，那些小馬架子^①，也紛紛倒塌……

織机草、野艾、鵝冠草……順着風势，趴伏在地上。

一遇上这种天气，王爷府的大門便紧紧关起来，只有旁边的小門开着，偶而有几个奴隶来往。整个王爷府阴森得像一座坟墓。

从阿尤勒記事的那天起，就和爸爸媽媽一样，被王府大管家柴旺登上了黑名册，成了王爷的俄拉特^②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就整天光着屁股，抱着又长又重的拦羊杆去放羊。

① 低矮、簡陋的平頂草棚。

② 半奴隶。

阿尤勒放羊的地方，在达納河边。达納河在金坨敖包^①下。听王府老羊倌黑西格阿巴^②說：金坨离王府有二十多里，中間一馬平川，加桑王爷說，这个土崗保护了王府的財气，因此便叫金坨。王爷派人在那上面修了敖包，一年換好几回經旗，他願敖包越来越大。可是多少年来，这荒凉的地方，却很少有人来。

以前，偶然有一次清朝的皇帝派大臣来看他，这才在敖包上添几块石头。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以后，日本鬼子和加桑王爷勾結在一起。不久，来了一队鬼子兵，还有一个保安大队。

保安队长是个西葫芦脑袋，酒糟鼻子。这家伙可坏啦，原先是个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的土匪，日本鬼子侵入察哈尔后，他便依附在日本鬼子脚下；这下，真像火上澆油，在这方圆二百里的地方，更是啥坏事都做。奴隶和牧民們，背后都叫他朱胡子。

朱胡子有一个馬弁，叫魯林，生得老鼠眼睛，尖尖嘴，一肚花花腸子。

一九四五年，王爷府門樓上的日本膏药旗，換了国民党旗，王府里的日本鬼子走了，可是朱胡子留下来了，蔣介石的一个亲信，委任他当了上校团长。过不多日子，朱胡子和加桑王爷換了帖，拜了把子。拜把子那天，牧民們都被逼着送了礼品，阿尤勒家仅有的两头羊，也在那次被赶了去。又过不多日

① 崗子頂上修的石堆，上插树枝、經旗。

② 爷爷。

子，王爷府傳出話来：魯林当上了王爷府的二管家。

王爷府的这些变化，好像大家都不关心，只是觉得，天上的老云越来越厚了。

可是，阿尤勒对周围发生的事特別留心。他記得：自从今年春天，朱胡子領着全部人馬离开王府，在西边的蜈蚣梁消失后，就沒回来。

今天，風住了，草原立时热起来，像被蒸籠罩着似的。草儿蔫了；看羊狗懶懶地躺在阴影下，伸着舌头；汗水淌进人們的眼睛，火辣辣的。

阿尤勒把羊赶到达納河边，把拦羊杆向岸上一丢，一个猛子扎到河里。河水真凉啊！听媽媽說：达納河水是从一个冰洞流出来的，就是在三伏天，也是这么彻骨的凉。阿尤勒这会儿好快活，他像个小泥鳅似地扑騰着，这里沒有王爷和管家，阿尤勒可以尽情地玩。一直玩到渾身起了鸡皮疙瘩才上岸，抓住老公羊的两只角，使劲向后推，老公羊低着头，使劲往前抵，阿尤勒忍不住嘻嘻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听見有人喊：

“喂——小孙子！”

阿尤勒一松劲，被公羊一下頂个跟头，他一轆轤爬起来，不服气地冲那头羊揮着拳头，說：“这不算你赢。”

阿尤勒向远处看看，見一个人走来。这人身体魁梧，光着上半身，腰間围着羊皮筒子，由于长年的風吹日晒，臉黑得像紫銅，一部絡腮鬍子，白得像圣山上的雪。阿尤勒看見这老人，高兴得跳起来，叫道：

“黑西格阿巴——”

他張着两只手跑过去，一下摟住黑西格阿巴的脖子，把身子悬起来。黑西格阿巴哈哈大笑着，用那杠子一样的胳膊，把阿尤勒夹了夹，笑着說：

“小孙子，可想死阿巴了。”

村里人都記得，黑西格阿巴是前年进王府当奴隶的。那正是秋天，黑西格阿巴挂着根弯弯曲曲的榆木棍，打西边进了村，人們看他那風尘僕僕的样子，就知道是远道来的。他刚一进村，狗便給王爷报了信。起初是一条狗咬，后来王府的狗也咬起来。加桑王爷便派大管家柴旺出来巡查。循着狗吠声，柴旺騎着馬在村边把黑西格阿巴截住。他厉声厉色地問：

“喂，老奴才，是过路还是討飯？”

“鷓鴣在天上飞，最后要找个歇息的山岩；我跑了一輩子，如今想在这儿生根发芽。”

柴旺斜着眼打量了黑西格阿巴一下，罵道：“王爷要的是奴隶，不要討飯鬼。”他戏耍地指着地上一块石头說：“你搬搬看。”

那石头足有八九十斤重。看的人都暗暗为黑西格阿巴捏了把汗，要是搬不动，大管家的皮鞭和狗会攆走这位老人。黑西格阿巴端詳了一下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走过去，两只手牢牢地把住石头，一使劲，石头便輕輕地离开了地面。大管家柴旺一看，嘴角似笑不笑地微微耸动了几下，一摆手說：“走！”手下人就把黑西格阿巴带进王爷府。

从此，黑西格阿巴便成了王府的奴隶。他每天赶着羊，早出晚归。沒多久，远近的牧民都認識他了，都知道他心腸热。

阿尤勒因为每天都和黑西格阿巴在河边相遇，所以两个人显得更是亲热。

黑西格阿巴特别喜欢阿尤勒，总是叫他小孙子。

现在，阿尤勒贴着黑西格阿巴那宽大结实的胸膛，说：

“阿巴，我和爸爸妈妈也想你，我想得顶厉害。怎么从燕子飞来就没有看到你呢？”

黑西格阿巴松开阿尤勒，用河水洗了洗脸，然后坐在阿尤勒身边说：

“从春天起，王爷就让我在牲口棚打更，我出来过几回也没有看到你。”

阿尤勒听黑西格阿巴这么一说才明白。他想起以前阿巴放羊时，和自己的羊群常遇到一起，阿巴肚子里有许多讲不完的故事，阿尤勒总愿意听阿巴讲。到冬天，阿尤勒常钻到阿巴的羊皮筒子里，偎着阿巴取暖。当管家举起黑鞭子要抽阿尤勒时，阿巴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他解脱那场鞭笞。他们真像亲祖孙俩似的。

现在，阿尤勒倚着黑西格阿巴的肩头，心里有好多话要说，又不知从哪说起。他远望着王府门楼上那面国民党旗，忽然说：

“阿巴，王爷怎么又把旗换了。”

黑西格阿巴想了想说：“走了母狼，来了公狼，日本人被打败了……”

“那朱胡子呢？”阿尤勒抢着问。

“唔，他吗？”黑西格阿巴看了阿尤勒一眼，“他就像咱草

原上的狼似的，把以前那身黃皮，換了身黑的。反正，咱們牧民和奴隸還是吃苦受罪……”

“我媽媽說這是命里注定。”阿尤勒說。

黑西格阿巴搖搖頭說：“這不是命，小孫子。唔，不說這個。你知道朱胡子把人拉出去干啥？聽說到蜈蚣梁西去打共產黨。”

阿尤勒有些迷惘，瞪起大眼睛說：“听我爸爸說，朱胡子是去打土匪。”

黑西格阿巴生氣地揮了下手說：“你爸爸還糊塗着呢。朱胡子打的能是什麼人呢？我該走了，要不魯林那小子又找我了。”黑西格阿巴親了親阿尤勒，走了。

望着阿巴的身影消失了，阿尤勒心想：真的，朱胡子打的能是什麼人呢？他想起朱胡子在王府時，和王爷一樣，讓下邊的狗腿子打牧民、奴隸。這麼說，共產黨也是受苦人了。

想起朱胡子，阿尤勒又記起去年發生的一件事：

那是朱胡子和王爷拜把子以後，那達慕^①的前一天。阿尤勒放完羊回家，遇見一個陌生人騎着馬，慢騰騰地走進村來。這人穿了一件藍布破袍子，光着頭。阿尤勒趕緊跑進蒙古包，告訴了爸爸，爸爸倒了碗酸奶子說：

“遠來的客人腰痠口渴，先喝杯奶茶解解乏。”

媽媽摸出一點鹽放進碗里。媽媽就是愛做這種好事，爸爸端着奶茶出去，媽媽高興得流出了眼淚。媽媽說過，做一件善

① 蒙古族每年一度的游藝、交易大會。

事，就会減輕一点罪过。可这罪过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阿尤勒总不明白。

爸爸很快就回来了，眼睛里隐藏着一股怒火，他把那碗奶茶砰地放下，乳白色的奶汁便从碗里迸出来。阿尤勒吃惊地望着爸爸，爸爸说：

“呸，一个汉人，以为穿了袍子就认不出来了！”

媽媽忧虑地摸着阿尤勒的头，有些紧张地压低了声音說：“不要出去，阿尤勒，汉人都长两个心眼儿，笑里藏刀。王爷說过，汉人要把小孩拐到北京城卖掉……”

媽媽早就說过这些話，阿尤勒想：北京城在哪儿呢？在很远很远的沙漠里边嗎？他看看媽媽，真想跑出去看看。正在这时，包門呱呱一响，一个人走了进来，沒等阿尤勒看清，爸爸早就一步跳过去，憤憤地問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日落天黑，雁要归巢，人要找宿。”

阿尤勒认出这正是自己方才遇到的那个汉人，他有些害怕地向媽媽怀里偎偎，媽媽已經吓得微微顫抖起来。

爸爸打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把头扭到一边去，硬硬地說：“包小地牐，沒有好毡毯留宿你这汉人老爷。”

那个汉人垂下眼皮想了想，聳动了几下嘴角，說：“惊扰你們了，草原上的路千条万条，有一天我們会走同一条。”說着他轉身走出去。

“騙子！”汉人出門以后，爸爸狠狠地罵道。

馬蹄声在这黄昏的草原上漸漸地远去，但很久很久，仿佛

还能听到。媽媽终于舒了一口气，松开阿尤勒。

“媽媽，他走了，他在哪里睡呢？草原上有狼又有兵。”阿尤勒担心地問，那个汉人和善的影子还深深留在脑海里。

媽媽叹了口气說：“假如他是好人，但願佛爷保佑他。”

阿尤勒跑到包外，打个遮阳向四外望望，可他什么也沒有找到。草原的黄昏是灰暗的，那将要下沉的太阳，正被铁似的黑云遮住，几只大雁飞得很低，不时傳來声声哀叫。突然，天边卷起一个巨大的沙柱，立时，一切都被这陣大風刮得沙沙作响。阿尤勒猛地打个冷战，瑟縮地抱住肩膀。

風过后，那大沙柱又漸漸向地面沉落，黑云閃开一道窄窄的縫儿，于是，一道强烈的金燦燦的光芒，从云后冲出来。草原立时明亮起来，那几只大雁，也高兴地上下盘旋，快乐得忘記了归宿。

阿尤勒着实为那个汉人担心，不知他会不会被沙柱埋上？如果埋上，那就再来一陣大風，把他身上的沙堆吹跑，让他繼續赶路吧。阿尤勒这样痴痴地想着。

“阿尤勒，小孙子！”

黑西格阿巴来了！阿尤勒惊喜地抬起头，立时又怔住了，原来，黑西格阿巴身后，跟着那个汉人。阿尤勒本来有点同情那个汉人，可是見他又返回来，心里又有点生气，他心想：蒙古人不是胆小鬼，恶狼要是吡吡牙，我就还他一拳头。

“啊，小黃羊，瞧你这副神气，是要頂架嗎？”黑西格阿巴走上前来，輕輕地打了阿尤勒一下，“你爸爸在家嗎？”

“嗯。”阿尤勒应着，依旧不錯眼珠地盯着那个汉人。

阿巴沒再理阿尤勒，向那人点点头，一同走进包里。

“阿巴……”阿尤勒扯了黑西格阿巴一下，想告訴他，这人是个汉人。

阿尤勒跟着黑西格阿巴他們走进蒙古包，黑西格阿巴把包門紧紧关上。

“哈哈，吉尔汗，你怎么把咱們好客的規矩忘啦？”黑西格阿巴笑着走近爸爸。

爸爸沉着臉說：“大叔，鳥窝里不留野蜂，蒙古包里不留汉人。”

黑西格阿巴搖搖頭，严肃地說：“我不会把灾难帶給你們，吉尔汗。草原上的花色不全是白的，天下的人心也不全是黑的。这是我在錫林浩特交下的生死朋友，叫于忠祥，是个木匠，現在要到集宁去謀生。我沒有一座能钻进脑袋的包架，你們能不能替我留一宿？”

爸爸皺皺眉，想了想說：“既然是大叔的朋友，还有什么說的。”

黑西格阿巴愉快地点点头，回头对那人說：“兄弟，吉尔汗和你一样，連身子也是別人的，你們掏出心来嘮嘮^①吧。我走了，晚了，府門要关的。”

黑西格阿巴踏着晚霞的最后一道余光走了。那人慢慢走到佛爷左边坐下，說：

“受苦人靠的是受苦人，天下穷人是一家……”

① 談天的意思。

“卓吉斯力瑪，給客人倒茶。”爸爸毫不客气地打断他，然后走出去。

媽媽端来了奶茶，还拿了几个菜团子放在客人面前。那人拿起菜团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一边吃一边問阿尤勒：

“小兄弟，家里养了多少羊啊？”

“哦，一个羊尾巴也沒有。”媽媽惶恐地搶着說，偷偷扯了阿尤勒一把，“阿尤勒，到外边看看客人的馬。”

阿尤勒吸吸鼻子，不太情願地走出去。爸爸站在包前想着什么。阿尤勒走过去看看馬，馬安靜地噴着气，阿尤勒刚要回去，胳膊被爸爸抓住：

“孩子，跟爸爸在外边待一会。”

为什么？阿尤勒奇怪地望着爸爸的臉，却沒再說什么。

天黑了。阿尤勒和爸爸回到包里，那人已經吃完饭，爸爸客气地說：“客人累了，早点歇息吧！”

那人点点头，就和衣睡下。

第二天东边刚露白，那人便起身告辞說：“大哥，謝謝你們的好心。”說着从怀里掏出几张票子。

爸爸和媽媽都惊住了。忽然，爸爸一把搶过錢来，啪地摔在那人身上，生气地說：“爱財的不好客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，你是黑西格老头的朋友啊……”

那人微笑着抓住爸爸的肩头，說：“这点錢不是酬謝，是留給孩子的。我单身一个人，到集宁干点活还能掙錢。大哥，我走了。”

那人用力搖搖爸爸的身子，走出去。

听见外面马蹄声响，爸爸猛然抓起地上的钱，冲出去。

草原的凌晨，还有些凉意。那人骑着马，一直向远处奔去。远处那薄薄的雾气，仿佛也要被这飞奔的马冲破一样。爸爸把钱贴在胸口上，直望到那人消失在雾中，才默默地走进包里。

妈妈眼里含着泪，跪在佛爷面前，祷告着：“佛爷有眼……”

整个早晨，全家人都仿佛被什么事压住心头。那人的影子，一直在阿尤勒面前。他真的是汉人么？阿尤勒想：他多好啊，对啦，黑西格阿巴认识的人，还会错吗？

外面响起徐缓而沉重的四轮车声，吱吱嘎嘎。草原开始了它一年一度的喧闹。赶那达慕的人离离拉拉地来了，有的背着弓箭，有的骑马，有的步行，有的提着讨饭的筒子……从蒙古包前走过去。

“王爷的马队会不会早出来？”妈妈问。

爸爸没出声，脸上的肌肉猛地抽动了几下。妈妈一见爸爸这样，她脸色也有些发白，那只拨牛粪火的手也开始颤抖起来，她想把炉火拨旺，这一来，炉火反而小了，扑出不少灰来。

每年那达慕，王爷的马队总是顶着星星出来。遇到的外乡穷人，都要抓起来当奴隶。要是今天他们又早早出来，那个汉人是不是会被捉住？

吃过早饭，阿尤勒和爸爸一起到那达慕去。

事有凑巧，在那达慕上，阿尤勒又看见了那个汉人。那是在赛马以后，得胜的小王爷牵着马趾高气扬地绕着场子走。阿尤勒挺厌恶这个小王爷，他想：要是我有匹马，会把你像乌龟

似的甩在后面。阿尤勒鄙夷地唾了一口，扭过头去，看见那个汉人骑在馬上，和王府的許多奴隶在一起。奴隶都牵着貴族和牧主騎的矮头跑馬。

阿尤勒正呆楞楞地看那人，忽然，嘩啦一陣响，那些奴隶們都一跃上馬，只見那汉人把手一揮，群馬撒开四蹄，平地卷起一股巨風向西奔去……

人群騷动了，两个黑枪手^① 疯狂地揮着馬鞭，冲开人群向西追下去。

場上，小王爷早吓得跑进棚子里去。不一会，呱嗒呱嗒一陣蹄声，王府的馬队也出动了。

人們惊慌地問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阿尤勒的心怦怦跳起来，他有点替那个汉人担心。

人們都紧张地盯着西边，屏住气傾听着，西边却死一样的靜。大管家柴旺摸摸索索地把枪抽出来。

一会儿，西边的地平綫上出現一个黑点儿，迅疾地冲过来。

“閃开！閃开！”大管家柴旺拿着手枪，拚命在人头上揮，一面打开了枪上的保險机。

那匹馬飞快地奔来，当大家认出馬上的是王府的黑枪手时，大管家柴旺便威严地迎着馬头一站。黑枪手的馬跑惊了，呼呼地直闖过来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大管家柴旺被馬踢了个四脚朝天，枪也甩出好远。接着那馬一声短嘶，前腿一蹬，黑

① 打手。

枪手也跌下马来。

人們蜂拥过去。黑枪手滿臉是血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这时，魯林用黑鞭子揮开众人跑进来，他一把扯住黑枪手的衣領，把他提起来，咬牙切齿地問：

“你这废物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好半天，黑枪手强睜开眼，費力地說：“二……管家……那，那十几个奴才，打死……了……戈尔迪……我，我好不容易逃回来……”

“王爷的馬队呢？”

“还在追……”

“狗奴才，竟敢打死王府的枪手！”魯林气得变了臉色，連脖頸都紫了。他使劲把黑枪手向下一摔，扭头直奔王爷的那个棚子。紧跟着，朱胡子的騎兵也向西追去。

加桑王爷从棚子里站起来，立时，全場鴉雀无声，奴隶們都跪下，头也不抬。王爷瞪着两眼，哼了一声說：

“听着，王爷我为了复兴蒙古民族，想尽了办法。你們这些走在雪上沒有脚印的奴才，只有在我王爷的庇护下，才能洗去罪过。刚才那些奴才，是受了共产党汉人的騙，是咱們民族的敗类，他們要作汉人的尾巴，来杀你們，来燒草原！这些奴才要是抓回来，我要剝他們的皮，抽他們的筋！”

阿尤勒奇怪地眨着眼睛，心想：王爷說那些奴隶投靠了汉人，可是站在王爷身边的朱胡子，不也是汉人嗎，还有那些汉人騎兵……

阿尤勒想得出神，忽然被誰抓住，耳边有人輕輕說道：